

新蒜价格比去年降了近一半

面积产量双增,6月中下旬价格将趋稳

本报济宁5月24日讯(记者黄广华 孙璇 通讯员 王建通) 进入5月中旬之后,作为大蒜主产地的金乡,大蒜进入收获期,大量鲜蒜开始上市。24日,记者采访获悉,今年新蒜上市的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近一半,收购价格仅为1.7元—1.8元/斤,而去年同期达到每斤3元多。业内人士分析认为,大蒜面积、产量双增,受供求关系的影响,目前的价格并不稳定,金乡的蒜农出售鲜蒜的很少,而且还正处于收获期,等到收获结束,一般到6月中下旬价格才会稳定。

24日中午,蒜农康登成雇了两拨人为其收大蒜。康登成今年种了13亩地的大蒜,他和老伴3天剥了3亩地,孩子们都在城里工作,老两口忙不过来,就雇了两拨人剥蒜。“今年大蒜产量有所增加,但是新蒜上市价格却让人很担心。”康登成算了一笔账,不算蒜种和人工费,一亩地成本为2000元—3000元,如果是购买蒜种,再加上雇人播种和剥蒜,以及浇水、施肥,一亩地成本能达到4000元到5000元。“我现在光雇人剥蒜,每亩地就要1000多元。”

今年蒜薹价格跳水让康登成很是头疼。康登成说,按照往年,新蒜价钱同蒜薹价钱有必定关系。前段时间蒜薹价钱跌至冰点让蒜农们很是头疼,“我的蒜薹出手比较早,一开始1.5元/斤,后来直接降到0.2元/斤,甚至后来有的直接扔掉。”康登成说,现在新蒜上市价钱也走低。

蒜薹价格跳水让不少蒜商也很担忧今年蒜价,不少蒜商和蒜农都处于观望期,希望干蒜能带来好价格。蒜商王健今年收购了一千吨大蒜,主要来自河南、云南和周边县市,蒜价在每斤1.1元,而金乡鲜蒜收购价在每斤1.7元。“便宜狠了,去年鲜蒜每斤3元多,干蒜每斤5元到6元。”王健称,“进入河南地界,到处都是大蒜,而且急于出售。一亩地一般能产1700公斤至2000公斤湿蒜,按照1公斤湿蒜能出0.7公斤干蒜计算,一亩地最多能收1400公斤干蒜。去年湿蒜收购价是每公斤6元,今年要是低于每公斤2元就赔本了。目前农户销售鲜蒜较为积极,这也是新蒜上市价格较低的原因之一。”

金乡是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,金乡及周边几个县市的大蒜占到了全国大蒜主产区产量的一半以上,库存量更占到了全国大蒜的六七成之多,金乡的大蒜影响全国蒜价的走势。相较于去年,今年的大蒜亩产量高于去年。

金乡作为老产区,扩增比例不大,但亩产量的增加,再加上河南等新蒜区的扩种,蒜农卖得积极,鲜蒜供应量大。面积、产量双增,受供求关系的影响,目前的价格并不稳定,金乡的蒜农出售鲜蒜的很少,而且还正处于收获期,等到收获结束,随着鲜蒜上市,量大价跌,总体货源供应面大于需求面,冷库蒜需求量减少,存货商售货意向增强,多重利空因素叠加对库存蒜形成压力,冷库蒜价格一般到6月中下旬才会稳定。



跪着挖蒜,是个苦活。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

挖蒜是个苦活,不是跪就是爬

跪在地里7小时,挣了300元钱

每年的5月中旬开始,新蒜进入集中收获的季节,也是金乡蒜农最忙碌的季节,来自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周边地区的挖蒜工聚集到金乡,这里是我国大蒜的主产区。“金乡钱,不好拿,不是跪,就是爬。”这是流行在金乡的一句话。挖蒜是个苦活,挖蒜工清晨5点下地,挖蒜、剪蒜杆、去蒜根、装袋,每天工作时间10个小时以上,收入虽然还可以,但是挣的都是辛苦钱。

本报记者 黄广华 孙璇
通讯员 王建通

数千名农民工聚集金乡挖蒜

5月24日清晨5时,天还没亮,金乡县南店子马路市场上,行人和车辆已经把路口挤得水泄不通。陆续离开的四轮拖拉机上,是成群结队的农民工,他们是来金乡“帮忙”挖蒜的,被当地老乡称为“雇佣军”。他们面向黄土背朝天,跪在地上剥蒜,一剥就是十多个小时。张沛雁夫妇和他的邻居们组成的12个人剥蒜队伍在这些人群中,很快被雇主看中,前往金乡县高楼乡郭洼村,开始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劳作。

倪翠环和张沛雁夫妇俩是鱼台张黄镇的村民,每年5月份都会赶往金乡剥蒜,从青年到中年,20多年都是如此,和夫妇俩同行的还有同村的五对夫妻,他们六家组成一个剥蒜队伍,给金乡的大蒜种植户剥蒜。这个团队平均年龄超过50岁。

凌晨2点多,城市的人们还在酣睡,来不及给上六年级

的儿子做饭,给儿子留下十块钱解决早饭和午饭,张沛雁夫妇俩披着军大衣,带着自家晾晒的鱼干和自己缝制的护膝就匆匆出门了,他们要经过两个小时颠簸,赶往50多公里外的金乡。

大蒜的种植和收采需要大量劳力,目前机械化程度较低。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增多以及土地流转的加快,每到种蒜、挖蒜的季节,都需要雇大量外来农民工。5月,当年的新蒜进入集中收获的季节,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周边地区的数千名农民工像往年一样聚集到金乡,其中中老年妇女为主。

一天下来腿麻了晚上还睡不着觉

24日早上5点,简单吃过早饭,张沛雁就开始在蒜地里忙活开了。“早饭很简单,咸糊糊加馒头,再就点咸菜就解决了。”张沛雁说,外出干活讲究不了那么多。

“抓紧时间走,赶下一波。”上午10点,队长胡庆龙一声令下,一行人匆匆登上三轮车赶往另一块蒜地。

太阳下,一大片绿中泛黄的蒜苗打了蔫。剥蒜人双腿绑着自制的棉质护膝,一跪就是十几个小时,除了吃饭,其间并不休息,男人在前领趟子,负责用蒜铲子剥蒜,女人在后边用蒜剪子剪蒜根。男人们撩开裤腿是早已肿胀的膝盖,女人们的双手起了厚厚的手茧,掉了不止一层的皮,剥蒜人简单地贴个创可贴,就继续剥蒜。

45岁的张沛雁是团队里最年轻的,速度也最快。20多年,他心里早有了数,剥蒜讲究的是准确度和精确度,下铲点距离蒜头3厘米,深度有5厘米,增一分会带出泥土,减一分会铲伤大蒜,穿鞋太累,他一般都光着脚。张沛雁一边气喘吁吁地剥蒜,一边用手肘拭汗。进程还未过半,他眯起眼睛,抬头看看剥蒜进度,烈日炎炎下,黑黝黝的皮肤上滚落下豆大的汗珠。

跪了5个多小时,张沛雁的腿抽筋了,在后面剪蒜的倪翠环看着有些心疼,想领趟子,再三请求,张沛雁没有答应。相较于领趟子,剪蒜根算是轻松的活了。“自家媳妇肯定心疼。”张沛雁说着,手上的活却没有停。

52岁的王凤英在一群人中落在了后面,家里承包了一片湖,丈夫在家里捕虾,王凤英不仅要负责剥蒜还要负责剪蒜。“领趟子的速度快,咱也不能拖后腿,显得脸上也不好看。”钱是按亩来计算的,挣的钱是平均分配的,为了不耽误大伙的进程,她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。

“东家”蒜地套种的红辣椒也增加了剥蒜的难度,为了不压到辣椒苗,王凤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将蒜竖着放。“一天下来,腿都麻了,晚上还经常睡不着觉。”王凤英说。

被称为东家的康登成家有13亩地,他和老伴3天剥3亩地,孩子们都在城里工作,老两口忙不过来,就雇了两拨人剥蒜,其中一队就是胡庆龙的团队。队长胡庆龙告诉记

者,来金乡剥蒜,今年这季他们已经连续干11天了,“价格最高的时候剥一亩地的蒜是1800块钱,但是就干了两天,一般都是一亩地1000块,像今天的就是1000块钱一亩。”

自家两亩蒜地挖了一个星期

相对康登成家蒜地里热火朝天的剥蒜,62岁的康登镰家的蒜地在偌大的蒜地里并不显眼。老伴患有多年的糖尿病,引发双目失明,两个儿子早已成家,这个时间都在忙活自家的蒜地,康登镰是唯一的劳动力。两亩的蒜地他剥了一个多星期。“16日开始干,一直到今天。昨天上午带老伴做透析,下午干到7点半,一个多星期才把蒜剥完。”康登镰说。

康登镰今天的任务就是剪蒜苗,早上5点多,天还未大亮,康登镰就骑着三轮车下地剥蒜了。5个多小时过去,剪了三垄蒜。“人不能和人比,自己慢慢干,省两个钱。老百姓哪有容易的事,就靠地养家糊口了。”吸了一支烟,康登镰起身干活,他还要赶着回家给老伴做饭。

“开饭啦!”中午12点,康登成的一声吆喝代表了上午的剥蒜接近尾声。东家不错,饭菜是豆芽炖肉,还有一箱啤酒。饭点到了,一行人在蒜地旁边的池塘里洗了洗手,择一处树荫,席地而坐,一人一碗菜,就着带来的鱼干,一顿饭就解决了。此时的王凤英还在赶进度,抓紧时间再干点。

“爽啊!”忙碌了一上午,吃饭时间最是惬意,喝着啤酒,不知谁发了一阵感慨,逗乐了众人。十分钟,胡庆龙吃完了饭,磨了磨剪子,在一处山坡处躺着休息。

11个人的团队剥了7个小时,剥了3亩地,平均一个人挣了300元钱。“天热,人也乏了,下午也就能剥一亩地”。话还未落,他就拎着蒜铲子下地去了。



面积产量双增,新蒜价格走低。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